



李別駕河上諸議序

豫章喻政後甫誤

余生也禱昧又流寓貴竹遐隙  
洵歎有啟矣惟是山經水牒時  
時涉覽于五岳四瀆祗形夢寐  
無馮羽翰以浚汗湯致足熱中



也及甲午得雋省試計偕而北  
丁酉承乏邑令應

朝而入寄徑漕路乃習江習河習  
淮濟而南衡西華北恒東岱中  
州之嵩盡入眺望余遐隙歎啟  
得此大觀意念廣矣于時漕梗

當事焦勞因以山經水牒所標  
識者差為尋驗乃知漕行元不  
藉河而藉河計之左也河上公  
稱足智者不之獨不計宜弃河  
而漕其勝築道聚訟為難乎余  
謂職有所在未遑越俎也無幾

故里博雅為李休徵者以究之  
別駕左官武陵余得暱就因悉  
休徵股掌輿圖眉睫山川輒出  
山經水滌未徧尋驗者一一叩  
之休徵一一應之如響休徵洵  
胸有全河矣鄉官于河獨不肯

效一籌備河上公採擇乎休徵  
乃言祥在州郡五載受檄問水  
殆無虛日報檄之議積已成帙  
而鋟之木者亦過其半直以人  
廢言耳余索而讀之大為擊節  
摹河石畫計無復之矣余謂職

序  
三  
有所在未皇越俎也及余認補  
舊京職方伊通漕路得聞閘黃  
河闢泐河築汴堤塞決濬淤畢  
才譖竭賄力漕路旦夕底績余  
私心竊為慰濯焉記憶休徵舊  
識新譚畫已反此又似用其一

即可活漕不必並用以分其力  
也休徵謂以人廢言其然豈其  
然乎余又聞休徵著有全漕蠹  
測水經箋註歆共出底裏以商  
梓之然余又謂職有所在未皇  
越俎也獨怪休徵梓河工諸議

不出示人得無私乎休徵乃言  
言者身之文也身既隱焉用文  
之余謂士君子摹時策事得用  
其言即售其志矣何必身享其  
成哉于是取休徵河工諸議題  
其首懸于市蓋存行河典故之

一爾、若余款啟認為張大恐  
難免乎河伯不已若之誦也

余不佞棲遲文活浮家入燕八試秋闈竟莫骨  
售于黃金臺寔可知矣先慈忽以天年下世而  
內子旋復病革輿視而南計至無俚乃計宜雌  
伏升斗事蚤濟也服闋謁選得倅東平職在治  
農昕夕惴惴溺職還集逋逃濬滄沮如廢碁有  
月積俸還襯鄉之色喜捧檄固其所也于今得  
去而雄飛矣何上官庶其作勞亟爲委命役湖  
役泉役小清還報喜中機宜遂有泉湖分管之

題蓋楊司空公曲誤之知亦黃又玄陸湛源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爾爾兩先生卽委命泉湖謂其能稱任使者余嘗邑邑矮屋令人氣盡今得見知庸無報志乎弊精殫力以治汶泗漕渴有賴者兩踰年矣又于役黃泐者再四博求永賴無辭跋涉足跡之滿無論經川幹河卽枝流蔓澮亦所不遺也往往藉穎報命手腕幾脫惟是遺草存之笥中者雜襲矣交游往往索覽繕

寫日不暇給間摘一二梓之以應交游非敢自多空言卽可上報知己也楊司空公復廉其任勞任怨大異治農之年題授兗州郡丞知顧益深義難雄飛不終報効也第余骯髒不能阿循復嚶嚶譚河目攝者不勝識矣何得復梓空言以重其忌也意因是梓庶見余不頓命而司空公之知與兩先生之先游非空爾爲也又以見余得奉委命始有陳說非出位言高也今司空



公袞還兩先生建節分符去矣余可雄飛匡蠡  
間展先隴襄先慈大事焉暇自顧忌乎

萬曆己亥春仲朔日豫章李國祥休徵父書于  
問水堂

河工諸議卷之上

會通河議

豫章李國祥著

爲泉源日涇湖瀦日隘致爲運道隱憂懇乞俯採  
末議蚤計實圖以求未利事竊惟會通一河運道  
之吭稍稍淤塞南之徐淮北之漳御非不通流而  
行艦猶然彌棹者不能盪陸以下咽也惟是爲會  
通之權輿者非諸泉之屬沸乎爲會通之夾介者  
非諸湖之滂洋乎假令泉有不濬三汶斷流湖有  
不辟四櫃失蓄會通之本撥而運道之吭絕矣

國朝宋司空公引泉遏汶積水拓湖遠心曠度計  
畫無以復之嗣王司馬公奉世廟命大展功勤非  
不能炫長粥異然亦先濬百泉以開其源繼廓四  
湖以廣其積而會通復流無異曩昔豈不爲酌古  
準今一代石畫世世所當以標以趨者乎何法漸壞  
於因循弊漸生於玩愒泉之駢羅湖之廣盱非不  
臚列志載而其實湮者隘者業已十半卽有未湮  
者非近以泉渠塞流而無以會汶卽遠以汶河積  
沙而無以達運弊將兇絲燕麥空爾虛名矣卽

未

隘者非入妨所佃竊塞而不時其蓄卽出利所佃  
盜決而不時其洩弊將鳩居螺負忘其非有矣雖  
幸今一時典漕者盡俠烈君子濬政犁然罔有  
迭邊歲歲舳舻千里京師仰給東南者致無天闕  
然卑職杞憂婺恤猶拳拳以兩奉部命于後湖  
泉有所觸于目而概于衷者爲之披瀝而不自計  
其褚小懷大綆短汲深誠欲不負知遇而求稱  
任使爾爾夫濟會通者百有餘泉其不散而旁潰  
伏而下流者有幾乎以故肥城平陰諸泉會衡魚

河達東平官橋以入汶者悉淤絕而竟漫溢於張家之庄寧陽汶上諸泉會魯溝河出金龍口以入汶者悉淤淺而竟渰沒於蒲灣之泊此官民兩病而濬不待時者也次之泰安諸泉入小汶自仙臺嶺者萊蕪諸泉入小汶自原山陰者新泰諸泉入小汶自宮山下者總之至靜封鎮合流於大汶河口何亦湫隘者十之七八填塞者十之四五迷失者十之二三殆有民不知所由占夫不知所從出大都碑禁頽於灌莽河岸圯於耕牧後者借口於

地漏侵者借口於沙填督者按圖月報而窮山幽谷甚有終任未履其地而借口於額夫長調餘夫久革欲濬無人也然則相時度勢自官橋挑深至衡魚河舍舊渠而從新泓以順水之道自金龍口挑深至魯溝河貫大泊而亘長堤以防水之逸又有如海眼諸泉藏於岩谷隨流隨伏爲人所共失者一一濬於新道令之常在也如范家灣諸泉迫於阡陌日削月割爲人所共占者一一辟於舊疆令之常容也如言謝諸泉塌於石圯沙填而水不

得以盛行者一一芟其榛莽導其潺湲令之常通以常流也是必定濬以時或當大挑前後令各州縣泉夫同力合作使不致夫多者挑已再周而賈餘力少者挑未一周而畏厥難庶分有同流合有共濟泉可議擇濬而不必於枚舉矣酌濬以度或考志載深闊令各督官畫一興工闊以丈計深以尺計使不致夫勤者闊十笏而深已踰膝惰者狹一躍而淺僅沒脛庶旱不易涸漲不易泛夫可議月募而不必於歲設矣申濬以禁或查碑石有無

令各州縣伐石勒名載其刑例記其形摹使民知源之從發流之從止而斤斤以避回庶砌以石護以樹不毀於牛羊踐踏奸豪拆拔渠可議無恙而小必于尋矣又必寬濬之力三時勤動可無一時閒安而令經年調役夫不堪命也又必多濬之方永出異狀可容執一求通而不曲盡心計濬期底績也其或徂於目前謂泉月有報漕歲無阻何事周章以作勞而直至旱熯思泉欲濬無及固自貽戕矣卽有以桑土慮及于泉者先事而濬儻督

其典幹核非廉能亦徒浚夫膏血無益耳是以觀其泉卽憂後者之選惡有其廢之而莫能舉也濟會通之湖有四稱爲水櫃尚矣然今以新河廢一昭陽而南旺安山馬場三者尚爾未廢乃今召佃過半復築子堤小櫃冬春水微無涓滴以洩所有春夏水盛無瀰滿以大所蓄其以一漕緩急之湖爲四望禾黍之場而不少顧忌者豈謂南旺之稟曰蜀山曰馬踏曰馬場與新有之南陽皆在運河之東諸泉水必先入湖而後及河其勢主蓄而易

于出南旺西湖東平安山與舊有之昭陽皆在運河之西諸泉水必先入河而後及湖其勢主洩而難于出故輕開佃種之門不惟使在官胥史在鄉士夫群據而有之且歲委踏丈而豪猾者遇有苗在土聊認爲今也佃種無苗在土直誑爲向也拋荒何敢于冒耕者又敢于逋租豈有司不善催科哉甚有用其明以得神奸之隱占用其威以杜豪惡之強侵卽引類呼黨而弱者翕然騰以謗強者毅然誣以訟真事有召釁法有啟奸不可不深長

思也又或謂民惡有棄地則環湖以外地之荒蕪不治者何可勝原獨不狼顧于彼而必欲蠅聚于此者意有在于避糧徃耳况陶泰以西地漸窪下山水驟發奔注諸湖倘湖有不納必至漫衍于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竟成巨浸棄民之地也果孰爲多乎又或謂官喜有餘租則阿城七級旱時不啻置水堂坳舟爲之膠徃徃借洩于安山諸湖以濟牽挽萬一湖廢河竭漕運不前費之不訾寧獨倍徙于子粒之入也况東民麥地價不過一金

而葦地則價至于五金葦之獲厚于麥也明甚倘以湖蓄魚植葦而靜受所值則較值于租又孰多乎故爲今計宜必申辟湖之禁如安山獻德府南旺沒豪家一追奪于故王司馬一止佃於故王中丞今獨蓄縮權勢齟齬毀謗不師古終朝三褫以繼其令圖也嚴辟湖之界如南旺北接馬踏武庄坡湖以及安山南接蜀山馬場湖以及昭陽綿亘數百里而廣倍之乃今安山減十之三南旺減十之二何不畫疆立界以杜其冒耕也謹辟湖之

防如未溢則通湖諸閘玄明諸口令常啟而因防其過水既溢則積水諸閘茫生諸口令常守而因防其壞堤近如馬場石堤私加之以土南旺老堤陰壞之以車安山穿心堤遽塌以耕牧是必詰得其情傳諸例以防其盜決也與辟湖之利如時網罟之入禁牛畜之牧使深中繁魚鱉淺灘茂蒲葦又使菱芡蓮藕雜生于深淺之間漁有課樵有值以抵其子粒之輸也其或覲近忽遠謂湖無遺種漕有常運何至過計以格議而不知豪強無饜不

盡徹湖底以成私藝終難稅駕况湖田滄沒無常必欲取盈于額租必至上下騷然煩擾矣安山湖本爲徵糧之地用以積水業攤其糧于槩州而今復租之以抵獨山湖所占民田志不有見牛未見羊之譏乎是以望其湖卽憂侵者之滿調有其舉之而莫能廢也由斯而譚泉以廣其源湖以大其蓄會通之治似無遺策矣然猶每歲小挑鑿水掘淺而夫指幾爲凍折越歲大挑併力去淤而地脈幾爲鑿斷彼所謂源謂蓄者抑奚賴哉蓋不知泉

誠濬而會泉之流者汶也試觀今日之汶沙渚高填河身沙嘴橫射河灣在在有之以故不漫卽決者無虛歲而會通淺澁茲實病根是願大挑之日併及于汶沙也蓋宋司空壩戴村而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止于運過時禦以刮沙一板故沙乘漲以入海而河身不至淤平也乃今築以石壩無論涸時尚有隙以洩水卽漲時亦絕無路以通沙矣欲引泉者不先濬汶猶病在隔咽可爲得計乎湖誠辟而導湖之水者渠也試觀今日之渠決塞在

民恬不爲恠以致湖底深不庸厲以涉廣不庸蓄以航向稱完櫃今成漏卮是願大挑之日先事於湖渠也蓋王司馬法追各湖而大疏之業已不遺餘力而南旺最稱要會者猶獨加力焉故東插柳豎石以明其界而下至長溝小河口蘇魯橋上至田家樓凡有受水處無不堤而渠之西築堤開渠以環其防而湖內縱橫穿二十餘渠聯絡導引又建閘壩修斗門種種良圖洵啟閉嚴而申縮神致足法也欲拓湖者不思濬渠猶病在滿中又可爲



得計乎不寧惟是凡濬有夫倘不核上有冗占下有包攬夫之力分矣故必核果食貧自效而惡力不出身之輩乃可寓優恤於督責之中卽後五日而與一日休息又或輟於風雨藥于疾病不欲其爲衝風之襲而不能起羽也凡濬有泥倘不遠置空地內培薄堤泥之害長矣故必去害務盡甫挑者盡置於數十步之外已挑者盡祛於兩沿河之堤無令風雨漂流使虛沙虛土復歸於河不欲其爲羲輪之西旋復而東升也濬必築壩斷流而後

施功法非不善也但河泓不易就燥往往泥水相半甚至水中撈土鏹鋪難施真事倍功半何不以舟濬之法行於會通乎此效南河邦溝一帶造濬船治濬器而隨時施功者竊有請也柳以春栽秋查而後施罰慮非不密也但鋪夫不盡土著往往經月不履其地踰時不灌其樹折拔罔聞洵有名無實何不以卧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之法行于會通乎此倣先正插柳以佐築堤而互相爲用者竊又有請也夫會通待流於雨盛泉長而賴天地

效靈者如彼待濬於慮周法備而藉上下勦力者  
又如此職于是知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也僞  
而捷者之易成不若實而鈍者之難壞也伏願  
恩臺先機慮患積誠立勩振宋王河業之中葉卽  
卑識獻以芻蕘無生厭薄肯財擇其區區不令盡  
託空言則埃得增泰涓得益海寧不過願之始哉  
爲此掇拾其大端以稟

### 汶泗初議

爲規復舊制蠡測新宜懇乞恩賜採擇以少助漕  
艱事竊惟漕之上也北會于衛南接于洪八百余  
里得以浮萬艘而不膠者人猶知岱右諸泉滙爲  
汶泗經川故長逝廣瀦獨能灌輸不輟耳至於衛  
流常微矣曾藉汶之中助以合乎白洪瀾嘗涸  
矣曾資汶之下流以入于淮微獨人莫記憶卽行  
河元老舊稱足智者尚謂弱汶三分之水不足濕  
徐呂二洪之沙而以杯水積灰爲喻誠難之也蓋

不知晉太元以後暨

國朝弘治以前或擁水立七拖或節水制活閘以利運漕者不可勝原未聞脩守黃河大爲喫力若今茲也豈川流善于遷改古今元不相逮哉無亦強黃之徒也而所謂障塞其去引逼其來弱汶之通也而所謂䟽導其源節縮其流恩臺有已試之良法而行其法者不能審其緩急恩臺有獨照之得策而奉其策者不能酌其久暫故引河小浮橋法爲已試洵良矣而義安之埧何可緩至

渠成兩月甫爲之築乎倘急築之則河以有障而瀾廻小浮橋猶然有昔日濟洪之水也啓板鎮口閘策爲獨照洵得矣而汶泗之水何可久至洪涸半碁恬不爲節乎倘暫節之則水以爲得蓄而流駛鎮口外猶然有昔日浮泗之漕也甚至埧于黃河不爲排攔如昔活閘之制水不以埧束而疾于流涸乎弛于口閘不爲決湖就舊運河之徑水不以出昂而益難于浮重乎乃今運過強半何庸卑職請張但白糧黃筏進鮮回空又將接踵而至假

令伏秋雨漲黃返經徐卽遲久猶無天闕也萬一  
南徙不返雖 恩臺持已試運獨照計畫無以復  
之而卑職短才謬蒙薦收分管泉湖汶泗知遇之  
恩已踰涯涘倘可效其欸欸之愚何計拾人殘瀋  
露已局見大足厭薄哉用是條其闢汶以衆源廣  
汶以多助引汶以長輸惜汶以散溢祗自醜奔蜂  
之微妄異化其蘆蠋越雞之小狂欲伏其鵠卵耳  
伏乞

垂慈不以吮嚙而聽愛焉庶于漕計艱阻中不無  
涓滴之助矣爲此具稟

計開

一闢汶以衆源豈獨徂徠諸山泉皆源也衡  
魚諸山河亦源也闢之其不遺余力哉卽  
沂也泗也濶也從東注之亦必本本源源  
闢之有同力焉是可謂能合其大者矣而  
所謂不擇細流以成其深者詎寧茲哉于  
是五空橋毛連溝硯瓦溝三河口伯塚河  
其源皆枝蔓不可究竟大都以泉爲主而

以澗泠助之用是窮邈不使勺水爲漏計  
斯得也前是黃河北流而二洪不病于涸  
蒙沂等邑盡廢其泉矣運河新東而諸湖  
常病于溢滕嶧等邑盡停其夫矣故今河  
徙不返卽于泉之廢者急復則末流有助  
矣而邳不患淺夫之停者急復則源頭有  
工而洪不患涸宜乎水以有本而不易隄止  
矣不寧惟是水應候而有消長則泉出地  
亦有盛衰昔湧于此者未必不涇于此昔塞

于彼者未必不通于彼濬斯泉也嘗合其  
舊源而新之曰圖也又不寧惟是泉以流  
急而常溢亦以流緩而常淤則渠中溢而  
下垂者勢如下甕中窪而旁趨者勢如習  
坎導斯泉也苗徑達以渠而不宜滙流于  
湖也况曩者軒輊于五狐之中而今也無  
容銖兩而止爲託重焉則水經所稱徐  
呂爲泗淵泗發而伏行周鼎迂入丁溪于  
今猶可再見矣伏乞

台裁

一廣汶以多助奚直蜀山馬場南陽呂孟諸湖積于秋潦而洩于春涸哉故嚴諸湖之界以杜其侵深諸湖之渠以廣其容固今日所當亟寘其力者至于山澗雨澍則滔陸而流田坡潦積則爭渠而趨以斯流者趨者出于泉之上源也間有帶沙爲壅塞者而衝動其源以致奔沛者亦不少也會于泉之半源也間有積淤爲堵截者而猛

助其流以致浩蕩者亦不乏也此猶助之小者乃若牛頭河上自永通閘下至廣運閘無論汜荷大瀾諸水可引而曹單嘉鉅武定金魚之坡水山泉亦可濬而引之注于茲惟北自谷亭至胡陵城南自廟道至李家口淤僅四十里使茲水不得爲運助而且爲民滄宜其開廢渠泄積水有不待時也何意沛之人士慮黃之北來僅隔一隄不難漫汕而又以此河經于城下能不

虞兩水會而巨浸成沛其沼乎是必從翁  
餘姚使谷亭胡陵城之水皆入昭陽湖昭  
陽湖之水又由鴻溝以出于運庶乎秋漲  
也有湖以殺其噴薄之勢春涸也有溝以  
引其淼漫之流信乎血脉之路非止一條  
膏腴之田不下千頃匪特爲一方一時之  
計也伏乞

台裁

一引汶以長輸非閘爲節縮無異于伏而啗

天也故河未趨秦溝而出濁河鎮口至  
浮橋原爲裏河而高家閘在浮橋側者至  
今沉其跡猶未泯其名是必專意爲閘于  
大灣處則岸之高者必爲生土而非積淤  
築之固稱省力而閘座之䟽數又以水平  
量其丈尺而定焉此濁河今日所引幾微  
之清水可杜其流也不然秋漲河終惹之  
北而閘能無衝決之虞乎閘河面博不踰  
六七丈底博不踰二三丈固能束汶之流

以深今黃河故泓動以數里數百丈計是必爲子隄高三尺頂二尺脚四尺以束水如閘河之博者是可緩乎且今水來小浮橋最清意者湖坡之水而河流終未肯聽其引爾假令秋漲河仍不從此出閘以節之隄以束之當直抵邳宿間矣至於鎮口抵滿家閘爲運河者向以西挾石門東挾呂孟諸湖竟爾瀰漫舟之行也無從撻挽故改河從李家口至龍潭牛角灣而出內

華閘始有擗道則新者曲而昂舊者直而下也明甚今新河不建閘淺不勝撻與其費于閘孰若復其舊就其閘以省費也况舊河雖曰淤難卒挑而閘座則無恙也肯于地浜溝對岍堅土挑渠至胡家庄放水用乾土爲井格以杏葉杓兜杓方杓從事焉黃家閘以上無堤接湖水難驟涸用方船排滿一河亦用兜杓方杓杏葉杓爲之挨濬是不建閘而有閘也伏乞



台裁

一惜汶以散溢非隄爲防護無異乎却而求前也蓋湖之在東者東泉之水必先入湖而後及河猶出物于懷以與人真可以蓄可以濟謂之水櫃誰曰不宜而在西之湖水每易于入而難于出僅賴之以洩其漲特謂之壑爾以故東堤之有閘與口爲出水也何得不低西隄之有閘與口爲減水也何得不高低者宜與湖底平高者宜與

河面平今卽南陽迤南兩隄東爲獨山湖者出水口最密而高多引河內灌是西爲昭陽湖減水口亦密而低多引河蚤洩是漕艱水渴之際湖且爲之漏卮矣以是知凡西口與閘固宜盡閉惟砌一二石灘俟水溢漕從灘爲洩可也凡東口與閘亦不宜太密使啟閉不易于顧瞻至于呂孟諸湖雖在東受諸泉之水而湖底窪下水積難出今誠復用舊河而挑深盡洩湖水必預

接豸裡溝伯塚河與諸泉渠皆培高堤與  
河堤等而間留減水灘則春涸也涓滴入  
運秋漲也瀾漫出湖若謂堤于潦時宛在  
水中風浪盪激立見崩圯則由地浜溝而  
北諸溝悉爲深之猶可冀其與河流並駛  
也不寧惟是口閘之建謂蓄其水力雖所  
以禦強黃亦可以盪淤沙今黃不比爲灌  
而沙淤猶峻也竟爾昕夕不下一板水  
力微又何能衝沙以直哉所謂理閘如

理財惜水如惜金正今日口閘之謂也又  
不寧惟是汶泗積沙爲刮板以去之誠不  
容緩矣然水經泗過呂縣之注謂泗水冬  
春多淺常排沙通道二洪三汶可同道而  
治也治之卽所以爲惜卽歲勞推移終不  
羸今防河脩守之費倘謂勞費無已則加  
爲天然運道一勞永逸正今日三年之艾  
爾伏乞

汶泗二議

爲再陳廣

汶濟洪以助漕艱以拯民溺事卑職于往春二洪  
淺澁運艘阻滯人言紛起之時竊惟 恩臺改職  
泉湖併管汶泗河渠誠特達殊遇矢心報稱義何  
容默曾條其辟汶以衆源廣汶以多助引汶以長  
輸惜汶以旁溢伏蒙 恩臺許可會泉通雨注漕  
得北上遂爾寢其說未見之行事焉茲者建閘二  
洪以行漕則廣汶多助實惟今第一義向之語焉

未詳者猶當承 下問而畢其說矣蓋今計宜于  
漕復河舊制建閘邳宿引汶導泗是謂得策若彼  
塞黃堍以返黃故道疏濁河以衍黃支流與以人  
之智挽河之勢是謂無策 思臺胸有全河羸縮  
消長惟所指揮自屈羣策卑職何敢以挈瓶之智  
妄爲膠柱之譚哉用是不敢陳挽河導河之策惟  
卽汶泗浮漕鎮口之外今有大悖于古者請得備  
言之禹貢導沔水東流爲濟入于河又東至于荷  
漢桑欽水經載泗水過瑕丘縣濶水從東來注之

過高平沔水從北來注之過方輿縣荷水從西來  
注之過湖陸洧洧水從東北來流注之魏酈道元  
注經又載泗水郡治黃水注之東經平樂縣右合  
泡水左合豐水俗謂二泡南經下邳縣沂水流納  
注焉又有武原水注之又南合武水謂之泇水隋  
大業間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于泗又穿永濟  
渠引沁達河後周顯德間詔疏汴水入五丈河宋  
真宗分廣濟河由定陶入徐州 國朝洪武元年  
開塌場口入泗通運天順七年引河沁入泗隆慶

三年開鴻溝廢渠新舊河俱得有所宣洩自夏迄今年載誠渺人情則近以今村古則知泗在昔伏行九鼎利運七拖無亦諸水從旁注之以助其流非若今東有鄆之諸水滙于郟山等湖西有荷之諸水滙于昭陽等湖祇用溺民而無纖毫助泗故泗較古多汶分南旺爲上源而下流反不能濟二洪之涸如昔浮漕者于茲概見矣此職愚有請于廣汶以多助也然助之必以南陽舊運河釣魚嘴廣運閘爲水都會之區故自廣運閘至王家口劉

家橋牛頭河唐家口王貴屯大橋店何張口新挑河抵嘉祥縣白蓮花寺以洩鄆城北紙房等集汶上桑科等集之水可百五十里而近也然白蓮花寺由王家橋猶可引南旺湖西宋家窪南芒生閘所出瀦之水則南旺西湖議者謂祇可洩河而不可助河者今得洩于北而助于南矣又自廣運閘至李唐橋劉家屯蘇家橋王家橋南黃堆集東至嘉祥新挑明水窪上接壩子口苗家徐家唐家等窪兗揚清里顯白等坡越遂山以北接曹濮鉅野

之水可百里而遙也又自廣運閘至孤兒河劉家屯安興集八里嘴紅廟屯陳家庄急三道長潭河以抵嘉祥蓮花池由魯寨東舊大河上接郝湖水抵澹臺河河南一支由呂村姚河全山等坡接史家口種火山陶家屯王家橋以洩鉅野之水可五十里而遙也河北一支由馬官屯酒庄坡麒麟臺田林集八里河龍堦坡苴草坡以洩定陶曹濮之水可八十里而近也然蓮花池猶有分流沈家河土山橋薄粥店八里嘴以下洩者有舊河自嚮水

溝馬官屯護山前五里窪三里舖以上承者則蓮花池議者謂僅三里之廣而冬夏不涸無亦其所容受者衆爾又自曹武定陶白埠集金鄉高河店相里集翟家新挑河可二百五十里以入釣魚嘴亦達廣運閘總之支流蔓衍爲荷汜大禰之遺或沿舊河或趨下濕致爲不一然皆因澤爲河爲工無幾且出民命地自不愛力非鄉夫可移檄諸州縣而樂爲之集也又舊運河釣魚嘴而下而谷亭而八里灣而孟陽泊而湖陵城而廟道口而沛縣

而相國寺前以抵新運河可一百一十里而遙然除有水河泓具在者所排不過四五十里局而議之洩水救滄所費不盈三萬兩拓而議之助洪濟運所費亦僅幾六萬兩開則其爲費尚屬省易也卽念曹單嘉鉅金魚等處之民董率之濬河導水茲專責于沛不無以滄竄之鄉難集大衆而興大工哉肯比照開韓莊洩水之渠倚辦于河道錢糧則民生有資國計無虞所費與所得孰多耶然此特引水使流而束水使駛又必于昭陽比照南

旺安山諸湖而隄之于四周也然此又特助汶以西注之水而助汶以東注之水又必引沂引沭引洧引瀋引洙引滕嶧山泉悉令向鎮口奔沛而無停蓄于湖是導舊河之淤又急于濬新河之淺如是荷濟汶泗並駛二洪固不以涸爲虞也而議者謂荷濟爲無源之水節宣不無喫力而不知泉之顯而大者華林石塘皆涓涓入土山橋河而其細者隱者引而長之尤爲無算也况河流旣通而引沁自易則其爲源也不亦遠哉 恩臺誠廣爲

助汶卽急爲濟洪官民兩有攸賴矣至若就黃河  
一岍而堤而閘之深闊一視乎會通河而決意罷  
黃河塞決口引支流之勞費復泉源五派而濬而  
有之涓滴一同乎汶泗而不惜詘時濬廢泉復停  
夫之煩擾是又職愚引汶長輸關汶衆源之過計  
伏望 恩臺俯垂采擇蚤爲堅決焉彼從事于李  
吉口小浮橋白羊河卑職雖妄有揣度未敢越俎  
輒效狂瞽爲此具稟須至稟者

### 汶泗三議

爲勘確導積濟洪實今得策懇乞 蚤爲堅決以圖  
國計民生兩利事竊惟河流之難復其故也自古  
爲然卽今決黃堦以致全河南徙紛紛議塞議挽  
議導非不有必然之畫而卒無底績者無亦議事  
者易任事者難狃近者多慮遠者少衆同者合獨  
異者離飾虛具者售效實績者沮甚有陽親鋪畚  
以凱邁陰充囊橐以巧梅陽急胼胝以助勦陰務  
阿循以規避識無蚤見而詆人先事之謀忌有中



傷而敗人已成之筭以故河上諸屬人人自謂勤  
與王景智與賈魯可異代齊足而馳胡河一南徙  
卒無出一奇以當于恩臺焦勞者則今紛紛之議  
可槩其大都是在恩臺滙學海沛才江者破拘攣  
黜繫俗之議越資格納數古之忠聞一言之當不  
啻得萬兵使筴河者不至望轅門而卷舌以却步  
則神禹一饋七起恐士留門而奏平成之業者端  
在今日矣惟是卑職越俎言加言小清言會通言  
汶泗開罪狂瞽荷蒙恩貸至再至四復不悔罪稍

見穀亭舊河水源大足濟洪業輒冒昧以上請矣  
卑職何得復爲置喙以不自逸其曉曉之誅哉蓋  
今言舊河之濬顯然虛見爲害者三隱然實伏爲  
利者亦有三恐議者以虛害揜此實利頓令卑職  
一念望恩臺活 國之心空爾爲也故請冒死而  
悉數之水可浮漕亦可溺民今未闢尾閭于徐沛  
之渠道而啓橐籥于嘉陶之山泉民方疾首坡水  
難以隣爲壑何當泉通漲益溺其無已時乎故卑  
職謂導泉之工不宜先于開渠安知不有以水之

無源一洩就涸而議爲虛舉一也水可增濤亦可  
刷沙今引諸邑之水達于二洪汶泗之流頓爲增  
駛可以浮漕矣然非廣渠以遂其奔沛之勢併杜  
其注南旺洩孟陽趨昭陽與種種分殺支流之口  
則失以河治河之筭而無以刷黃之沙使二洪不  
涸未免尤日煩計宜于黃矣故卑職謂廣引舊河  
以刷沙不宜小引舊河以出揜安知不有以渠之  
大廣費爲不訾而議爲詘力二也歲當全運倏忽  
春莫萬艘集洪倘有時日之羈安必無昨年求多

者輕騰路誹重掛朝剡哉然非目今決策徵募二  
萬餘夫尅期于三月中旬成渠上導積水下助涸  
洪旣無見蟻塞穴之蚤智又無亡羊補牢之後籌  
未免臨局倉皇失措矣故卑職謂集夫以二萬計  
工以一月必有以河之延長一蹴難成而議爲後  
時三也夫害之易指摘者盡于斯是非恃人力勝  
河力僥倖于不可必名曰害而實非害也至于閘  
閘之家必有旁戶艤艦之艦必有輕舠此河一闢  
昔人謀由雙河口而抵張秋由紅荆口而抵衛河

者于茲可竊其緒智是亦會通河之旁戶也輕舠也其裨益行漕也弘多矣非利之一伏于備河虞者乎海納百川歸墟爲之宣泄河逆九支曠原任所傾瀉河之不北高堤如墉曹濮十州縣非不有厝薪之安萬一河徙無常排堤而北則十郡邑已宛在水中央曠原何在歸墟何在不立見其爲沼耶此水惟心去不患其來非利之二伏于保城聚乎估帆得通有無資之以易客稅有增緩急賴之以濟嘉鉅諸邑產花曹濮諸境蓄棗往往車挽肩

擔不勝勞瘁今揚帆舉棹可達十邑南北之貨鱗集斯河卽于沛南增立一稅不下十餘年可償濬河之費非利之三伏于助國匱乎夫利之難窺測者不盡于斯奚直脫民溺濟運渴爲人人艷說者是非徂于目前之小利矣名爲害者若彼實有利者若此謀大事就其害少而利多恩臺自有獨照但忌口變黑白流言亂是非寔有望于恩臺主持末議及時興舉一面題請一面調募夫役一面措辦錢糧于二月上旬肇始三月中旬報竣庶乎

挈全漕北運而不知于色也雖然任得其人則舉  
任失其人則隳故駿足思乎長阪紫車畏于危轍  
才力之懸耳瓢破于十操羊瘠于千牧事權之分  
耳今誠擇有才諳端有責成無令折我銳摧我忠  
掣我肘于時有僨事有愆期而不奏效旦夕以有  
濟者無是事無是理也伏乞恩臺不以人廢言俯  
賜垂采願言無孤 國計幸甚民生幸甚職愚幸  
甚須至稟者

汶泗四議

爲河道事蒙總督河漕部院憲牌前事備仰卑職  
卽帶水平匠役由南旺湖下至南陽谷亭胡陵城  
洪溝李家口等處并上源嘉鉅金鄉曹州等處地  
方細加查勘要見谷亭舊河之水源自何來其上  
接嘉鉅唐家窪等水有無泉源及南旺湖芒生閘  
舊通河渠是否疏通無滯可否引濟漕河其下連  
昭陽湖水係由某處轉流入運仍自南陽一路探  
測見在水勢某處至某處長若干里水深若干可

免挑某處至某處長若干里水淺若干應挑深濶若干洪溝舊渠是否可因或別有便地可以開引會同各縣掌印管河官逐一勘明估計工程人夫錢糧的確盡圖貼說具由詳報以憑覆勘與舉毋得含糊遲違及徇情扶捏搪塞未便蒙此卑職先期移文會同各該掌印管河官於本月十二日親詣坡水山泉坐落州縣逐一查勘除宋家窪王家口新挑河孤兒河等口爲曹濮二州曹陶城鉅金嘉諸縣出水原自荷汜涑灘舊黃河各道入牛頭

河并谷亭鎮者與莘林魯寨店各泉於今徐沛無渠爲尾間而各水自難以隣爲壑未肯輸心供報尚容下源决意開渠續行勘報外今止自南旺芒生開勘起至新挑河至何張口至大林店王貴屯牛頭河廣運閘河面俱濶十丈餘而測探水勢俱深一丈四五尺不等自廣運閘至釣溝嘴至谷亭至八里灣至胡陵城至孟陽泊至廟道口河面亦濶十丈餘而測探水勢亦俱深一丈四五尺不等惟廟道口迤南昔三沽頭閘達留城之舊運河僅

存其河形而淤塞爲甚若循舊議濬昭陽湖內洪溝出李家口湖辟之孟也水入孟中環湖高聳者卽爲孟當何能盡傾而出况水向湖而停注絕無奔沛之勢李家口外新運河又復昂聳終難宣洩前是因沛之人士不肯成渠經其城下不得已而爲救災恤民之計故倡爲是議今沛之人士苦於渰久思得一極而出之沮洳中合無循舊運河之形自廟道口濬復其河泓至沛縣自沛縣循舊運河形濬復其河至中沽頭閘前相國寺側出今龍

潭新運河渠之深挑廟道口五尺迤深至相國寺側一丈二尺爲止渠之廣準廟道口以上舊河率以十丈爲準拾州縣山泉坡水畢達於運則泮澎而來豈惟可以濟二洪之涸亦可刷全河之沙向局而議之爲洩水救民今拓而策之爲廣汶濟黃卑職不得不破拘攣不異疇衆而從寬估計自廟道口用水平較測每一簣三十丈爲一平以定其河之深濶自廟道口起至沛縣堤外止共長四千三百零五丈計土二十三萬七千一百方五分內

河工記詳 卷一  
除原舊洩水小河一道長四千三百零五丈口濶  
三丈底濶一丈五尺深四尺共除土三萬八千七  
百四十五方實在挑土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  
五方五分外免挑長一百二十丈自沛縣堤外起  
至運河口止共長四千三百七十九丈共計土三  
十七萬一千四百一十六方三分共計土五十六  
萬九千七百七十一方八方每方用夫三工共用  
夫一百七十萬零九千三百一十五工四分每工  
用銀三分五釐共用銀五萬九千八百二十六兩

零三分九釐至於舊新運河水與滋渠水並出內  
華合細源而成大流勢之涵湧端可倚俟儻口閘  
寔不能容竟棄閘爲口亦準十丈達黃卽令黃經  
濁河尚可衝禦南下方况浮沙盈河不刷之使深而  
沛然莫禦哉但以此工費雖屬不訾然大足濟黃  
則視從事李吉口盤岔河爲未可必成之工尚在  
省亦是在本部院採擇及時興舉以救目下漕艱  
以極積年民溺爲功非直一手一足之烈矣爲此  
今將勘估工程人夫錢糧具由理合具呈伏乞照

驗施行須至呈者

復黃河故道初議

爲閱得河勢向背僭陳一籌以佐復故道事竊照  
河水至濁下流束隘而水阻則淤中道分散而流  
緩則淤灣多水曲而泥泊則淤漲暴落驟而泥淀  
則淤決廣支析上流漸奪而下流漸淺則淤淤之  
道多䟽之術寡日積月累泓以淤墊河流自弱欲  
衝其積淤而力有不勝欲逝其遠波而勢有不達  
脹悶阻逼然後擇下地一決以快其性河豈好徙  
哉亦自不容于不徙耳亦惟是黃堦之決方新而



西決唐家口南決韓家道口又復相繼信夫河南地勢北高南下一有所決不啻建瓴故全河南徙而嚮北支河無不淤澱南注之勢如逸韁龍文追風逐電迅不可羈脫樊鵬鶚凌颺橫空悍不可抑必欲強之不南而北必至旋塞旋決億萬財力付之烏有矣歎幸濁河舊流雖微而未絕五聖廟坡行新流雖漫而猶駛固兩年挽導所得亦爲故道不絕一綫也緣是漕院疏謂黃堦之北兩灣相對其流直射爲勢甚順而穿渠引水運復得濟爲效

又甚驗也意在大展舊河中有淺澁者濬之莫補南有缺窪者補之莫洩洵爲獸照之策宜乎科議謂鑿鑿可行卽部覆難之而補弊救壞之策舍茲無當也第審其局雖定而勢尚有變幻未形者計其利雖驗而害尚有隱伏不測者卑職又以得奉任使而敢效其狂瞽焉蓋河所經過之故泓水去淤留增高舊地不啻尋尺欲因之而加爲深濶則土雜泥沙善于淤陷展濬猶不易力無論濁河中泓爲然卽濁河南爲蕭碭徐沛域中山阜居多平

曠無幾從古支流藤蔓已徧域中何往非土雜泥沙善于崩陷之地卽欲棄幹引枝如從事盤岔河之類旣懼河之難成棄枝疏幹如從事濁河因河加工猶恐河終不來竟成畫餅蓋濁河暫以壩涸而足行沙上蓬蓬然掘之尺餘泥水帶陷若取飴罌中隨取隨合奏績爲最難也卽令奉委在河者皆足智圖難有策散三十餘萬之帑金濬深丈餘不敗之涸河引黃流沛然而下鎮口計誠得矣然餘之秦梁百步呂梁諸洪邳之池頭沙坊乾溝諸淺

無不中澱如阜卽今秋漲百石之舟稍懈測探徃徃爲膠而白糧重艘業已起剝河身高登視濁河無異也必當如濁河濬深丈餘展濶倍舊則鎮口至宿遷四百里而遙工費倍于濁河斷非百萬不可辦此役誦時舉羸本宜鄭重况河流靡常又屬圖于冥茫不可定執哉萬一疲夫之力竭帑之藏周章踰年濁河深廣頓倍舊時而黃堦奔注日盛一日湍悍叵測奔注者又不馱一黃堦也河流已棄之故道終不可復而運復告阻不爲人笑之始于卑

職所以虞勢之變幻害之隱伏此其大都也爲今  
之計不若借河之性而後其力于上焉循河之道  
而復其初于下焉兩溪萬公言有獻策于余以人治  
河不若以河治河也夫河惟急借其性而後其力  
則可淺可深治在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則南其  
堤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則北其堤而南自深如欲  
深中則南北堤兩來之衝中堅焉而中自深此借  
其性而後其力也功當萬之于人又其始也做堤  
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深而任堤之毀此可爲今

治李吉口上流之策也李吉口之南岸長一里許  
中爲馬頭偃堤曲堤二十座于上流如一堤爲二  
丈其二堤至二十堤遞增三尺則堤且半過河中  
即使河流悍猛觸毀一堤其勢亦以一阻而漸爲  
北折屢觸屢阻勢且盡爲北折况堤埽沾滯泥沙  
南岸自起洲渚而北岸深矣北岸深則入濁河而  
東瀉易易也濁河不以冲激而日深乎此亦張萬  
石之弩而射輕繒之勢况堤埽之費又不過展濬  
濁河四十分之一耳兩溪萬公又言黃河堤四今

治水者多重遙直而輕偏曲不知遙者利于守堤而不利于深河偏者利于深河而不利于守堤曲者多費而束河則便直者省費而束河則不便故大遙則水漫流而河身必墊大直則水溢州而河身必淤此可爲今治鎮口以南下流之策也鎮口以下行漕原不藉于黃流惟資汶泗諸泉自足以達淮原皆清水故名清河正統間徐有貞公塞滎陽之決分流以殺之乃自滎陽東至徐入漕于時黃流尚微至正德間黃流方盛而冲洗漕之故道盡

矣先是清河泓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設淺舖而今無也何後反用黃忘其故吾河或一徙用工挑濬以引其來惟恐其轉而之他故先輩有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卽死之喻也會通河廣博不踰十丈黃河廣博至百丈餘而鎮口閘之水日積而放之特一丈八尺之流耳乃令鋪流百丈之黃河是水之積也甚薄其淺也不亦宜乎無亦于黃河中設小堤焉節節而束之爲小河僅僅廣七八丈夫約之狹則積之厚卽以汶泗之流其深也亦宜

也况李吉口五聖廟而流未斷其水之積尚與汶泗等耶堤而束之卽用沿河歲修之料物况其堤下已露之椿皆可復用乎束河之費又不過展濬鎮口以下舊河五十分之一耳二者役河之力復河之初皆前人已試之畫而卑職屢于諸議中及之今復申言者用佐漕院復故道之一籌若曰李吉口深之黃且不來乃欲不深而空偪以馬頭截水壩其數必不勝也二洪上下壩之人已厭勞乃欲長堤下束而遠達邳宿之交其數亦必不勝也不

知舍此二者直棘猴之削堅瓠之獻爾爾雖然卑職向臚三策以恩台聰矣今復嘵嘵寧不知罪哉無亦言高者有罪負託者有罪卑職旣奉命勘河願悉言所聞以聽恩臺裁其罪爲此臨稟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附黃河故道揭

爲河道事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抄蒙

欽差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漕運太子少保工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 憲牌前事牌仰本  
官即便督同名色把總姜思文劉自成親詣小浮  
橋以上起至五聖廟又自李吉口以下起至鎮口  
一帶逐段勘量某處起至某處長若干見今水勢  
深濶若干某處或有灘淺阻碍應該挑濬深濶若  
干以順其勢某處或有別衝溝口應行堵塞高厚

若干以免旁洩并兩處分流水勢緩急多少一併  
速勘的確開揭盡圖貼說回報以憑施行毋得遲  
違未便等因蒙此卑職遵依督同名色把總姜思  
文劉自成自鎮口至李吉口逐一測探河流深淺  
審度河勢向背問遼州奉督撫軍門牌行道府取  
卑職考驗委用不啻再肆是以親詣壽張守道辭  
以勘河不給仍復獨詣五聖廟至小浮橋亦逐一  
測探審度其間幹流支派無不閱歷卽未盡通水  
理而大勢亦稍概見矣如李吉庄入濁河口沙淤

大甚有一里復至爲淺窄矣其中有淺者劉自友  
庄至楊軫庄淺一處約十三里水俱不及三尺深  
而濶有十二三丈不等楊軫庄至堅城集淺一處  
約二十里水稍有三尺深而濶有十三四丈不等  
堅城集至戎家口水深幾五尺而濶亦幾十五丈  
戎家口至興旺口約二十五里水俱幾五尺深而濶  
亦幾十五丈興旺口至孫家庄淺一處約二十里  
水深不及四尺而濶猶及十五丈孫家庄至豆家  
樓淺一處約十里水深不及四尺而濶猶有十三

丈豆家樓至李合庄約五里內有淺一處計五百四十丈水深僅踰三尺而濶僅及十二丈李合庄至六座樓約五十里水深五六尺而濶十二丈至十七丈不等六座樓至石城淺一處約三里水深踰三尺而濶猶十三丈石城至褚家口約四十五里水深踰五尺而濶踰十五丈褚家口至韓家口淺一處約三里水深踰二尺而濶尚及十五丈韓家口至唐家口約六十里水深踰四尺而濶踰十四丈唐家口至鎮口約二十里水深踰五尺而濶踰

十五丈總之深淺雖未一律而引河北遠似無大爲阻窒也必如漕院之疏將濁河開展倍于舊而淺者濬深缺者補築則李吉口至鎮口共長二百九十一里無論見有二尺至七尺不等因之而俱挑爲丈餘通融約而論之共該土方三百餘萬方每方四工共該一千二百餘萬工每工三分共該銀三十六萬餘兩計時須用夫六萬名用工半年方可報完如此加工鎮口以西舊河可謂深矣鎮口以東至宿遷舊河亦爲高墊若不並爲疏濬如



李吉口至鎮口之深不免上疏下積此深彼淤黃  
流終南而不北則舉三十六萬一旦付之泥沙孰  
任其咎也不若卽今水深五尺以上者卽春初猶  
可幸不至斷流惟今二三尺深者恐春涸必至絕  
流不若姑就其淺者再議撈濬費非不貲猶屬易  
舉故濁河除見有水五尺以上不挑外其應挑者  
除大灣取直止有七十四里零一百二十丈通融  
挑深三尺五寸共計土方七十萬五千六百方每  
方用夫四工共該夫二百八十二萬二千四百工

每工用銀三分共該銀八萬四千六百七十二兩  
用夫二萬名計四箇月零二十二日可以竣役若  
謂河流非大深濶終不可惹之南則鎮口以西至  
宿遷亦必槩深一丈方謂故道全復則三百七十  
里之工爲費又當倍之于前數矣此卑職欲從其  
省而爲之估也惟欲從黃堍口上流多爲馬頭偏  
堤以強水北行倘入濁河自以迅流衝激而深然  
計馬頭偏堤二十座每座用掃草枝檠椿夫役工  
食共用銀二百五十兩通共用銀五千兩其衝口

有苑家口者已壩矣有唐家口者已河矣無庸虞而議築也又勘得至于黃垆口南徙至婁家樓七里分爲二股西一股河濶一百四五十丈水深一丈三四尺東一股河濶一百二三十丈水深一丈四尺俱下韓家道口水勢最急似非砥柱可以回此狂瀾矣康家口東岸岔二股北一股濶六丈水深八九尺南股濶四丈水深三尺五寸俱入坡中抵碭山縣出小浮橋而五聖廟東河濶十丈水深九尺五寸至翟家壩北股淤塞而南股張家庄下

毛城舖白雲寺正河亦盡淤墊今新開河一道濶七八丈水深七尺至碭山縣西關又分一股由南門順堤下行一股由北門順堤下行會康家口所入之流又至毛家樓東會流由五里廟七里舖趙九舖夏信庄陳均樓孫相樓至王泮橋俱一派坡水濶十餘里深四五尺不等王泮橋水深一丈一二尺坡水濶十餘里王香庄至楊家樓河內水深四五六尺兩傍坡水濶十餘里深三四尺不等楊家樓前河俱已沙淤又從樓後坡行濶七八里水



原件短缺

P43

深二三尺約淺五里入杜家樓河內水深四五尺  
兩傍坡水濶五六里杜家樓至溝頭寺王天沾樓  
水深四五尺兩傍坡水濶五六里王天沾樓東李  
選庄淺一處約半里水深二尺四五寸過此下至  
梁家樓丘家口尚自登庄黃家樓河內水深五六  
七尺兩傍坡水濶五六里黃家樓至油房以下約  
十里俱有涯岸河濶十五六丈不等水深七八尺  
不等油房東入湖坡由劉家庄孫家集王家營龍  
溝至義安堤口水深四五尺濶十里餘義安堤口

活漕初議

爲漕靡畫一冒陳一得懇乞台慈生決蚤圖以久  
利賴以完盟許事竊惟漕之上也數千里而浮河  
者僅僅徐淮相距五百里而遙徼利于河者有幾  
哉然橫潰則百計爲築塞而金錢不啻委泥沙安  
流則終歲爲修守而瀾淪不啻柙珠玉五百里騷  
然困于役猶謂欲資其利不得不蒙其害耳乃若  
徐之北曹單諸邑每虞循濟而沉漕路徐之南虞  
夏諸邑每虞軼淮而沒寢園其所以修守者視

徐淮益恣其所以爲修守之費者視徐淮爲益不  
貲洵寸無利而尋有害也語曰利不百者不議興  
害不百者不議廢河之爲利害如此則漕于河有  
其興之猶可廢也有其廢之疇可興也且害見于  
河之內人多指掌而譚之害隱于河之外人鮮緩  
頰而及之卽鎮口之閘河未侵之而汶泗害漕魚  
沛爲一浸長山之堤河未頽之而沂承害漕邳宿  
爲一浸兩清之口河未障之而淮水害漕泗盱爲  
一浸計宜于淮于沂承于汶泗者不盡無而以淮

以沂承以汶泗計宜及于河者寥寥也曩去泗盱  
之浸紛紛聚訟而左袒分黃者指不數屈卑職竊  
謂部院達心曠度竒踪逸軌非得宛委之秘不克  
通水之理一至于是一旦夕延喜之玉出黃壩而聚  
訟者卷舌矣已黃壩議塞而部院又毅然以黃之  
南徙爲河伯效順真灼見夫河之大利害而懇懇  
乎以達河患以便漕運以圖國家萬世之利盟  
之心而許之疏矣卑職又竊謂明于淮之浸而淮  
得以寧沂承汶泗有不滌源者哉且夕漕以汶不

以河復古人已試之良而爭塞黃堦者語且塞何  
意玄哲之畫竟爲汎漂卑惠所泥遂濬小浮橋五  
聖廟口李吉口不無少藉湔淪然徃夫之歲調漕  
限之歲稽無論荷鍾理擢者爲之鯁鯁卽部院之  
焦勞一似有大難支者卑職竊意之臚爲三策有  
全奔黃河而創爲新漕者策之上也有半藉黃河  
而規復舊漕者策之中也有從黃河之決而權爲  
目前之漕者策之下也行其下可濟一時行其中  
可濟百年行其上可濟萬年然上者維何濬泃河

是也部院已再勘而無決矣不知向見山之積石  
爲阻隔今最難通者性義之嶺而平之爲泄水渠  
以達巨梁橋者濬之不甚難焉而礪河侯灣良城  
之疆與石又特爲砂礫塊壘鑿入錘加無不應手  
爲之剝落况泃達沂承堰濬可規卽爲經川卽沐  
漣遠在其南真有歷險致遠之德也今誠就一線  
之葛坡滔陸則河之而濬因以爲深就濕則堤之  
而築因以爲高欲其通而不欲其潰如此又堤鶴  
亭澗橋野泛而河之遠爲奔沛止一亂黃而會淮

致足漕也况合襟帶之水以成漕無築湖鑿嶺之  
勞居然避河洪之積害乎天造地設以成我漕自  
爾引之弗替故曰可濟萬年而爲策之上也其中  
維何閘正河是也部院已再年而無就矣不知向  
資山之出泉爲之助益也今最易涸者秦梁洪而  
烏嘴溝洩東冷諸泉者湮而不之導焉而溜白溝  
嚮水溝雙溝黑溝房村溝又俱盡湮失而谿谷中  
泉無不漫流而莫爲之助况黃河崖岸廣寬淤墊  
中起不啻壑敦卽汶泗一入其中真有若杯水積

灰之喻也今誠就舊河一岸擇無淤者堤之深  
一視乎會通有淤則改河泓于遙堤之內縷堤之  
外如此旣開前湮諸溝又開汴塘口沂河口直河  
口董家溝落馬湖口陳瑤溝迺爲接濟復閘以節  
宜是可漕也况開谷亭舊引漕濮以南山泉坡水  
助汶泗之弱乎河洪不復汶泗不閘而河靡定趨  
故曰可濟百年爲策之中也其下維何徐之城南  
洩水支河是也徐苦秋漲高于城一有决裂求爲  
魚鰲不可得也故前監司陳有支河之濬直達于

符離橋爲洩水存城計耳今因之廣以成漕惟中  
逕魁山稍稍迂避即可鑿之視會通而少增深廣  
焉北從萬會橋直未渡秦梁洪以仰承汶泗南從  
符離時村孟山廟灣耿車以出小河口而復歸正  
河符離南北皆黃堙決口之下流通塞未可久期  
故曰可濟一時而爲策之下也三策皆可成漕而  
加奉 欽依行勸又屬中外人心所樂就卽費爲  
浩大終爲一勞永逸耳乃若舍此三者旣任其河  
之決而復竊竊然挽其餘瀝導其游波陽棄而陰

取之斯爲無策矣今部院受環而所謂遠河患便  
漕運者尚未底績卽令後至者與部院臭味差近  
一意罷黃堙之塞加力規漕之舊尚有議其以勞  
貽後人者况人各有見安知其不枵鑿乎一有枵  
鑿則不謂遠黃者爲運道計永賴而謂因循歲月  
以坐失事機之會不謂復漕者爲時艱省鉅費而  
謂空騰口頰以阻詢謀之同部院精誠無異身解  
陽肝氣凌注濱何至以萬世成平之業託之空言  
哉卑職生也愚直艷郅憚之觥不以威而沮榮徐



原之憐每以恩而激故望總領之重威何敢唐突  
懷薦拔之大恩豈容緘默亦惟是冒死策懇部院  
軫漕之阻也年復一年曾不可屢爲懸鼓以待挫  
河之淺也年復一年曾不可屢于臨渴以鑿井速  
爲堅決以向所盟許者親見成就然後入報

明主而肯爲一年之淹上願也卽不然乘今未卽  
得代以所決者一面 題請一面與作今日首事  
于已以人蒙成異日主持于內以外厚終共成萬  
世之利人言所謂燃眉之急少息刻膚之憂尙在

今皆並爲驅除矣昔高恭之厲心立行貴于見知  
時不我知退迹江湖卑職卽念部院袞還知遇難  
再豈敢借策時之公申戀德之私無非不欲名世  
元老拮据分黃始有不世之績不世之名今不了  
手而使晚後漫爲雌黃不得居功完名爾爾用是  
以直開罪于怒卽蒙不測而意在感槩不遑顧恤  
也爲此臨稟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活漕二議

爲懇乞酌河利害決漕趨避以圖萬全以垂永賴  
事竊惟漕上經黃河者五百餘里非不藉之浮重  
致遠但河于徐邳倏而經其城下倏而出其境外  
去來不常漲涸因而頓異漲涸有異築濬因而互  
施自有漕迄今二百年來強半築漲強半濬涸而  
浮漕安流之日無幾也惟是漕于河昔之利害相  
等今之利害相懸而趨避當審也尚矣思臺氣蘊  
風雲身負日月起家河漕屢摠石畫開濟鴻勛奏

在肩睫間耳何利何害不析若觀火卑職敢僭張  
喙復效黔驢遼豕以取厭薄哉無亦衆人之智可  
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是以前死有請恩臺  
屏浮議而持定畫也蓋復河故道人人知難于鏤  
冰畫脂而猶然今年議挽于斷流故逕明年議導  
于岐流旁支而苟且一時轉輸之計引泐達沐人  
人知易于摧枯拉朽而猶然今年議艱難無以加  
工而明年議浩大無以措資而齟齬萬世成平之  
業不知利有小大轉漕一年者逸而利小轉漕百

年者勞而利大害有重輕一年一濬者省而害重  
百年一濬者費而害輕河加利害不啻指掌惟道  
謀之紛鏡考之淆無惑乎漕歲爲阻也恩臺于漕  
銳圖萬全百年之計揆時度勢洵舍如非完計矣  
加之所以濬而導築而防闢而節宜卑職前勘估  
之議具在或可裁擇而行也柰如成漕向滕嶧郊  
沐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漸紛華無不色喜背者  
日漸寥落無不心悲以故勘如者百輩來無一如  
卑職謂天然運道一勞永逸者大都非生于徐邳

卷五  
桃宿而溺于桑梓之共利即官于徐邳桃宿而移  
于編列之共評倡爲阻撓之說巧不可窺牢不可  
破真令人不自覺而忽墮其雲霧中矣試即昔者  
撫臺主議科臣行勘功在垂成偶一監司爲徐邳  
百姓眩惑威懾石匠焚蓬茨而霄遁指授委官捏  
嶢巖而塗廢沮撓之詭可槩覩也况和光同塵者  
涉世之術何肯違衆以圖大顧已局守者游宦之  
態何肯出位以言高縱泐天造地設爲 國萬年  
漕計者不能不置之無用矣且往難于泐者韓莊

渠尚爲嶺也今渠成洩泮矣獨不可因而闢之以  
廣乎良城之石尚出水也今水浮石面矣獨不可  
因而闢之以深乎沂承之水尚有洩也今滙湖巨  
浸矣獨不可因而引之以長乎擇可者利少害多  
者勿從利多害少者勿失泐爲有利無害又易于  
寘力者恩臺誠無惜目前小費而忘暗中大損無  
忽已成近圖而棄未就遠猷主持是議卽醜詆者  
姍笑者旁午沓至一切不爲顧忌佇見四萬之漕  
從枕席行而萬年永賴矣若謂詘不可舉時不可

待斲爲目前之計亦當有所決擇而趨避也李吉  
口曾濬深矣于上年秋漲不能全惹河衝而反致  
沙塞其口今春卽有桃花之發尚可望其如秋迅  
流衝激以復濁河之故乎是不若五聖廟康家口  
水之溢入能沉沒碭山縣城者猶爲有力可挽之  
而趨小浮橋也挽之之術亦惟在五聖廟康家口  
多築馬頭壩以逼水之東耳若曰施濬則康家口  
南股北股俱水行坡中五聖廟至義安山雖有縣  
鎮村落宛在水中央揔之一派坡澤卽欲施濬無

從駐足以立錘矣汶泗致足助洪行運可復  
之舊也然爲清河時狹而深二洪之石巉成于水  
之上爲黃河時廣而淺二洪之石沉淪于沙之下  
計今沙淤河底之中少幾三十丈多幾四十丈不  
能濬及老底而僅僅濬幾一丈徒爾爬鬆積淤而  
爲滲水之漏卮况汶泗涓涓之流又節于鎮口重  
閘其流旣緩一逕浮沙立見其滲而涸矣于時惟  
引谷亭舊河曹濮等州縣山前坡水以廣汶泗之  
助竟弃鎮口之閘爲十丈之口以入于河而縷堤

外遙堤內相度成河以避沙卽不可避于河之中  
亦束以小堤準于口爲十丈之廣藉合李吉口五  
聖廟無水出唐家口小浮橋只此亦可活漕顧東  
河必須一里許爲草堤木閘于上稍斷其流爲六  
尺高丈餘闊小堤以束之堤成啓草堤木閘又移  
上一里許復爲堤堤成又移堤閘而上必使自邳  
達鎮口非由縷堤外改爲河卽從舊河中束爲堤  
也卑職前勘谷亭舊河之議亦具在或可采而擇  
也萬一荷鋪者已加力弭棹者已踰時谷亭之水

不及引束河之堤不及築則古人于泗立拖于泗  
排沙今之草堤木閘刮板擁沙亦可舉而行之以  
濟燃眉卑職未涉徐邳者自冬徂春恩臺謀猷克  
濟川流助順當日異而月不同也乃復據舊勘而  
陳末議狂瞽之罪雖死不足塞然亦緣恩臺計宜  
永賴必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固其與吳鐸同  
破而不之恤而耳用具前勘洳與谷亭舊河圖議  
併塵台覽伏望恩臺計瑟之不調改弦可彈車之  
或蹇易輪可安堅決改漕于洳洳爲萬全而垂之

百年矣爲此

泉工報完議

爲泉工就緒遵

諭開報善後事宜以終薄效以

廣永利事卑職于萬曆二十二年于役東平州儲  
正值滄浸之後十室九迺逋糧自十七年至二十  
二年蓋五閱歲矣然以五年之逋責完于一年民  
以不辦而迺者幾半蓋緣地在浸中不得耕獲以  
爲生也卑職于時設兌領開租借許認耕諸法而  
逋者十還七八滄地悉爲之渠沮洳頓成膏腴而  
迺者十還八九至次年有秋而迺者逋者盡無矣

渠成幾二十道因得四泉前知州秦效鵬爲請入  
泉司循環而督撫軍門取勘小清河爲議極溺者  
幸中機宜謬承獎譽緣是前黃北河陸泉司有丈  
湖查泉之委彌月報竣因陳泉湮湖隘一議以備  
采擇荷蒙 題請因言授事遂復分管泉湖卑職  
耻效空言深入徂徠等山之中披榛棘犯霜露路  
周三千之險易時踰六百之所夕勞怨虛任樹立  
實鮮惟因事自效者如汶之魯溝水延六十餘里  
貫于蒲泊之低出于草橋之昂輒治輒溢肥之衡

魚流綿七十餘里阻于官橋之淤散于張庄之窪  
旋濬旋廢無不嘖嘖汶肥平三邑之泉無益于運  
有害于民卑職渠規偃渚堤因突阜兩河倏成再  
經秋漲永不溢廢始知初之改泓轉嘴非敢多事  
也繼是泰之泮河排沙濁河疏淤闢滄浪謝過吳  
山諸溝中有新泉三十餘眼復新泰助水河十二  
道復萊蕪續濬渠五道開東平永濟廣濟諸助水  
渠引鄒縣之白馬河此其大而路道皆自二十里  
以至六七十里者也至于新泉如泰安靈應等有



五東平半畝等有六平陰屈家等有二汶上薛家  
等有一鄒縣鳴淙等有二滕縣檻沸等有二十餘  
此其小而路道皆自數十步以至十餘里者也志載  
所有一一修濬無或遺失卽爲豪強侵隱者無不  
尋復而各泉渠中增濬小泉則又不可枚舉也乃  
若泉之外如汶河諸沙坎河諸壩亦所經營而未  
敢失圖也用是山泉坡水涓滴爲運用豈惟會通  
八百里不煩弭棹卽二洪之涸亦賴之而啓鎮口  
閘動經數月矣是皆陸泉司爲之虔始胡泉司爲

之厚終而卑職特奉其約束以效奔趨爾爾第泉  
綦布于徂徠等山之前後每當伏雨久澍澗溜驟  
發多爲衝斷淤平今旣濬深當歲爲修日爲守未  
可一暴而十寒也泉岐滙于汶泗等河之左右每  
當沙渚橫障河墊外仰多爲倒灌停蓄今旣濬復  
當挑其沙深其泓未可見源而忘委也又有數十  
泉而總滙一渠者如衡魚如濁河等是也每于秋  
潦甫落之後卽爲濬深展濶無使淺而阻其出狹  
而緩其流焉又有數邑泉而總滙一湖者如獨山

如呂孟等是也每于春旱甫涸之際卽宜改渠就元爲堤障湖無使散漫而不得直達虛漂而不得實用焉有泉增而夫未益者泉減而夫未增者夫之多寡當視泉之增減未可以縣拘而不均派之也有泉遠爲沙滲而十分之水不得其一二者有泉近入運便而一分之水可當其七八者泉之輕重當視運之遠近未可以縣拘而不助濬也湖有子堤束爲水櫃惟獨山諸湖不然故水常盈以貽漁人之利不得地稍露以收稽人之租徒以民糧

責賤于安山南旺爲東汶之擾是宜以子堤之法推及于獨山昭陽呂孟焉泉有宜改路以濟運者如滕之玉花三山等流向阻于王家口等壩者今改歸官橋舊河壩于韓家道口而西順薛城歸宋家壩支河抵朱梅乾喬湖入運則滕邑之泉不虛濬而鎮口以上運道端有濟矣湖有宜杜源以出河者如滕之呂孟微山等湖向滙于南明運鐵等流者于豸里壩地浜溝俱暫堵其流而昭陽湖水柵之下亦爲之塞而大啓鎮口舊河立出稍加挑

濬仍爲安流則龍潭之河任其淺而山東之夫可免歲調助挑矣汶泗助運二百餘年卒未有一議治之者排沙補堤非今日桑土之慮乎徐沛瀕運十餘泉卒未有一議治之者引湖導泉非今日曲徙之贊乎凡此非卑職續鳧之短斷鶴之長計之大異也亦非卑職見卵求晨聞鳩索蓋計之太蚤也無亦卑職奉上德威復已墮之業受上指揮奏垂成之續不勝胼胝之勞咨嗟之怨今蒙恩臺取具泉源宥綮故敢囁嚅不倫念苦其前不得不善

其後耳伏乞慈察而垂采焉泉源幸甚職愚幸甚爲此具稟

卷中

卷中

